新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山西興縣
第一六五四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月農幣百元

預定明年報紙

（一）本報發行除供應陝甘寧晉綏邊區黨政軍民機關及其所屬之團體部隊學校工廠及區連級以上幹部訂閱外，目前更應重視發展貧僱農及一切基本群衆與村農會自願訂閱讀報，並設法加速鄉村傳遞工作。

（二）本年預訂報紙者，均將期滿，明年發行即需預算，故請各縣郵政局務於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將該地區一九四八年（前半年）所訂總份數造表寄來以便寄發。

（三）各地所欠報費及預定報費（報價照舊）希一併寄付，以結手續。

（四）本報直接訂戶，請於十二月十五日以前匯來（寄信均可）預訂。另外各驛送、訂閱戶如寄送地址、份數有變動時，務必先函知本科並與當地郵局取得經常聯系。不另通知

本報發行科
十一月二十七日

五寨東坡貧僱農堅持鬥爭
打垮反革命破壞陰謀
反革命楊福祥楊靜山交人民法庭公審

（五寨訊）今年七月，東坡村反革命份子楊福祥、楊靜山（惡霸富農）聽到東秀莊（東秀莊和羊可莊離東坡三五里），就在村裏組織假「農會」，讓地主王根小和他弟兄叔姪及狗腿楊寶山、楊牛兒等十人參加。楊福祥說：「以後村裏甚也由咱們辦，咱們說甚就是甚，叫村裏人跳不動！」說收工作團到該村後，他就利用假「農會」，把地主王根小劃爲「中農」，把大地主楊海家寡婦包庇得沒有姓名（他「管」了她家的土地房院，他父親又將這個寡婦娶過去，猪、貓、狗、尿盆都帶到他家）。

組織假農會抗拒土改 群衆自發起來扣起惡霸

八月，該村被楊福祥、楊靜山壓迫最厲害的中農楊喜厚向貧農李樹山說：「東秀莊群衆鬥倒許多壞「幹部」，像咱村楊福祥們的事實，就可以鬥倒他！」李樹山說：「得連絡人呀！」他們先找到楊照良說：「咱們當『村舊子』壓迫人，你看怎呀了」楊照良說：「人家是『富農』」，又像那年告楊靜山私改公糧一樣，搞不倒反受害！就是搞也要慢些，看再有多的人敢弄不敢了」到十月初，他們就連絡了十二個人，在溝窯窪開過兩夜會，主要檢楊福祥、楊靜山壓迫群衆的問題，把十二個人的名字寫在單單上，蓋了手印，派李樹山、楊喜厚、楊三（貧農）、王綠女（女，貧農）四人到下關找工作團，男的假裝去賣羊，女的裝的去娘家，分別出村。這時楊福祥疑惑是去告他，追到關兒溝上，企圖阻，但沒追上，就轉去東秀莊區公所活動，爲了釘子，又找區抗聯主任，也沒結果。回村就咋號群衆：「知也不知道，咱這抗聯主任就給人家拾掇了！」並嚇唬群衆說：「我有什麼錯誤，大家給我提出來，我很領情。」但群衆誰也沒理他。

李樹山等四人到了下關找到工作團，工作團沒有派人來，只是告訴他們：「完全由群衆做主，大家要怎樣辦就怎樣辦。」他們回村後，當時是不敢動，過幾天（該村共一十五戶，這時已聯絡到十七人），又派楊全和楊照良去找工作團，帶回來告農民當，他們聽了以後說：「照這上辦就行了。」第二天晚上他們就召集開會，向楊福祥、楊靜山進行鬥爭，楊福祥、楊靜山見勢不妙，表面上向群衆讓步，沒有惹起群衆的火，最後還是李樹山說：「大家願不願翻身？」大家說：「願意」，又問：「怎樣翻身？」一陣沒人講話，貧農楊三才說：「打倒惡霸才能翻身！」貧農李樹山說：「對！誰是惡霸？」楊三和楊照良提出楊靜山，楊厚富提出楊福祥，於是就把他兩個扣起來關了禁閉（禁閉後，楊福祥會寫信給五區寺的王國璽——又派他兒子去獅子溝找村長楊玉寧，該村長來村後沒有敢叫他）。楊福祥雖然被扣，有的群衆還有些害怕，特別是怕他們有一黨一根子搬不倒，準備清算一下貪污就了事，清算後將他們釋放，讓退群衆的財物。他們就乘機活動，楊靜山到處地對舊「幹部」黑無劉增高（該村「四大天王」之一，現已被群衆清算）說：「這包圍鬥爭，是殺了大羊殺小羊呀！」對實雙保成說：「咱們是親友，在會上給咱添上幾句好話吧。」並且安頓他婆姨說：「我要有個長短，你和咱那兩個娃娃說給，他大是怎樣死的！」正當此時，杏林子開區農代會，該村派貧農楊三出席，返村後正式組織新農會，選楊三、李樹山爲正副主席。這時工作團同志去了一次，反覆詳細的給他們講解，告農民當，特別着重講「有備審查一切組織和「幹部」一節，經農會討論後，覺得上次處理楊福祥、楊靜山問題不澈底，就重將兩人禁閉起來。

惡霸利用農民私人意見 挑撥離間分裂了新農會

當時群衆沒有鬥爭經驗，看守不嚴，有時還讓未加入農會的人看守，反革命楊某某的家屬和地主王根小可以自由來往，於是兩犯就鑽這個空子，開始陰謀組織反革命的「反攻」，楊福祥假裝他做了一個夢，說他夢見去獅子溝跳到溝裏去了，後又慢慢的爬起來，告訴那些惡霸地主說一定能「反攻」。先是他們定下利用李樹山和主任楊旺全有私人成見，挑撥離間，拆散新農會的辦法。有一天楊福祥向看守的積極份（楊如實說：「狗腿下屎也是我的，實際上大家提出的罪過頭，有我就有主任（楊旺全，中農），有主任就有我（楊如實是發動鬥爭楊福祥的十七人之一），你和李樹山講一下，我可以供給材料。」楊如實沒識破這個陰謀，就給李樹山講了，李也上了他的當，就去問他，[illegible]下了偽造楊旺全在舊政權時的貪污材料，並說：「擋幾條，就可以扣了他，扣起再供給人更重要的材料。」李樹山來在農會討論，[illegible]旺全扣起。旺全的哥哥楊全、[illegible]起來激烈反對農會，這樣，他說：「新農會就分裂了。」旺全扣到禁閉完後，楊福祥對他說：「楊三、李樹山要扣你，咱們的問題一樣重，鬥完我們，往死鬥你呀！」這樣挑撥下，旺全就同意和他組織破壞了「趙知」，作他們找地主王根小和楊旺全的兒楊有料，在外邊通絡人，到十月二十七日，已組織了楊二欄柱、楊寶山等惡霸的兄弟叔姪及狗腿和貧農李三井羊等十餘人。他們對主任的哥哥楊全說：「要是不『反攻』，楊三和李樹山往死打你老二呀！」向楊二欄柱說：「鬥了我們就鬥你，你那窮鬼是假貧來的，人家要清算你，我們已組織上幾個人，準備搶呀！」對貧農李三井羊是採用欺騙手段：「鬥出我們的東西給你們分。」對楊二欄柱則積極拉攏：「小子，我們同你是親伯父弟兄，我們沒親弟兄，就和親弟兄一樣，你是我的臂膀，人家要鬥你哥哥，要走房院，你也沒有住的！」

地主狗腿篡奪新農會 楊三李樹山同志被非法扣押

經過這樣活動後，楊福祥、楊靜山就給楊二欄柱佈置當夜進行反革命破壞。夜裏，由楊二欄柱召集開會，地主王根小、狗腿楊牛兒、楊福祥的父親三貓老漢、楊的弟媳（匪軍家屬）、二欄柱的媽、寶鵠子等十餘人（不是新農會的人）都來參加，並強迫群衆到禁閉室開會，以便楊福祥、楊靜山好掌握會場，並佈置好必要時由楊二欄柱弟兄打楊三，楊牛兒和有料等四人打李樹山。開會時，楊福祥、楊靜山坐在窗台兩旁，楊二欄柱自當「主席」，楊牛兒、楊有料拿出棒棍子。楊二欄柱說：「今晚整理會員，從前未入農會的只要夠條件，也能加入，原來的會員，不夠條件的剔出去，對頑傷人也不客氣！」首先寶鵠子提出質問：「爲甚不要我入農會，我偷過人，還是勞動不好了？」新農會主席楊三說：「因爲你和楊福祥、楊靜山一個鼻孔出氣！」楊二欄柱說：「這不算條件，看大家認爲寶鵠子夠不夠入會了？」

（下接第三版）

五寨四區組織人民法庭
審判破壞土改的反革命
楊福祥楊靜山王開業雷升發王銀和等五罪犯被判槍決

（五寨訊）自十月間四區無地少地農民代表會以後，各村代表楊帶中國土地法大綱及告農民書回到本村，全區普遍掀起消滅封建平分土地的鬥爭，其間發現地主惡霸如東坡楊福祥、楊靜山反革命份子破壞新農會，圖害死農會幹部破壞群衆補算；麻地窪王開業混進黨內強姦抗屬，瓦解部隊，伯莊地主餓死貧農，逼死人命；五福寺敵僞爪牙王銀和，殺人放火，勾結日寇，殘害群衆；官咀雷升發證據破壞，持刀拒捕等反革命罪行。群衆對這些罪大惡極的人民公敵極爲痛恨，要求組織人民法庭公審懲辦。區農會與當地工作團接受群衆要求，遂決定於十一月十日，在東秀莊召開全區群衆大會，組織人民法庭公審地主惡霸楊福祥、楊靜山、王開業、雷升發、王銀和等罪犯。通知發到各村，群衆都興奮的擁護這一決定，群衆要伸冤要報仇，並要看看一戴爛帽子的人，坐在台上當法官，都一面檢舉和討論了罪犯們的罪行，一面又重複研究了土地法大綱中有關組織人民法庭的那三條，準備去參加大會。

十一月十日，天還沒亮，遠近各村的男女老幼成群從四面八方走向東秀莊。官咀等村的群衆半夜裏就吃過飯，太陽還沒出山就到了，還有許多群衆是從四十里以外的村莊趕來，共到會一千五百餘人，審判台高懸「人民法庭」四個大字，東坡等村群衆分頭活動，在到會群衆中略吵各罪犯的罪行，臨時由各村民兵組成的四十名糾察隊，都手執大刀在會場周圍巡邏。

公審大會開始後，首由區農委會主任賀振光講話，繼由工作團鄭林同志將土地法大綱第十三、十四、十五各條詳作解釋，他提議由各村民主選出審判委員，成立審判委員會。群衆一致同意，當選出王貫綠安（女）、潘存、楊六黑、張三、徐二交、共、振基、張元、王體廷等八人爲審判委員，又由工作團代表政府派鄭林、李庶民等三人參加，交由大會審查通過，並推定鄭林同志爲審判長後宣佈開庭。首先審問東坡組織反革命活動破壞土地改革的主犯楊福祥、楊靜山及從犯楊二欄柱。惡霸富農楊福祥，現年四十一歲，四〇年混入黨內，竊據支書、抗聯主任職位，七年來爲保持他在全行政村的統治，通過家族、親戚、朋友等關係，勾結了各色各村所有的壞蛋，如漢奸宋邦太、王銀和、地主惡霸吳鳳山、下關梁智十位人，結合成一窩子（其中大部都混入黨內，篡據幹部職位），他們殺人放火，姦淫婦女，霸佔財產，欺壓群衆，無所不爲。楊靜山（惡霸富農）現年三十三歲，四〇年串楊福祥拉攏，混入黨內，當過村長、區助理員、區長、分隊長等職，貪污公糧放高利貸，與楊福祥狼狽爲奸，殘害群衆。會上，群衆紛紛起開控訴，東坡農民楊喜厚首起控訴，他先把楊福祥、楊靜山兩個反革命份子混入我黨內及新政權內以來欺壓群衆的罪惡列舉後，又把該犯等組織反革命破壞翻身情形一一敘述了（詳見另篇），最後他說：「楊福祥、楊靜山反對革命，反對農民，反對毛主席的命令，我們已經把他們扣起來了，他們還要造反。」接着王綠女、李樹山、楊壯全等相繼起來控訴說：「惡霸楊福祥、楊靜山要挑撥我們的新農會，扣起我們的農會主任楊三和副主任李樹山來，他們是不叫我們東坡村的人翻身，他們還要騎在我們頭上。」（台下群衆高呼：「反對楊福祥、楊靜山反革命！」）從犯楊二欄柱當場供認楊福祥、楊靜山如何指示他強行破壞活動，一一用事實作證。最後由法官飭令楊福祥、楊靜山發言，詢其對群衆控訴事實有無意見，該兩犯答稱：「都是事實」。並將犯罪經過自述一遍，至此即宣佈此案控訴終結。各罪犯依次審訊後，審委會將該犯等罪狀整理後向群衆面徵求群衆意見，群衆一致主張將主犯楊福祥等五人槍決，從犯楊二欄柱等，東坡農會按情處理，審委會接受群衆意見（附錄），將楊福祥、楊靜山、李庶民等五犯依法執行槍決，人心大快。

分院院長徐根竹同志逝世大會啟事

貧僱農從自發鬥爭中形成力量
打爛「四大天王」等村蓋子
五寨麻地溝羣衆自發鬥爭勝利

【五寨訊】四區麻地溝羣衆，自動起來打垮「四大天王」的統治。幾年來該村在號稱「四大天王」（都是階級異己份子或蛻化幹部）王開業（富農，任副支書、農抗聯主任）、賈宏如（富農，前中隊長）、趙國賢（地主，分隊長）、劉增光（中農，村主任）的欺壓下，其中以王開業欺壓羣衆最凶。他們姦淫抗屬婦女，貪污舞弊，橫行霸道，殘害羣衆。今年六月起，該村在貧農賈生民、楊留定等領導下，團結羣衆，經過許多曲折始將「四大天王」鬥倒。茲將其自發鬥爭的經過報導如下：

貧僱農組織力量醞釀鬥爭

今年六月，貧農賈生民、楊留定、賈先明和下中農賈金小等七人就暗地醞釀，要鬥倒欺壓羣衆的新惡霸，他們說：「這村子甚不像個社會！毛主席管的地方是叫老百姓翻身發財，講民主，看東秀莊羣衆能清算幹部，鬥地主惡霸，咱們也得團結呀！」他們怕事情鬧漏了，就首先連絡貧農賈丑（貧農，雖有些小毛病，但和王開業等有矛盾），借他的脾氣，進行活動。這時正遇王開業誣說賈丑貪污貸款，他們就和賈丑說：「不怕，只要你站在羣衆路上，保險沒事，我們給你往裡幫解。」賈丑就很積極的去組織人，他們商定利用鋤地撥水機會，分頭去團結窮苦農民，賈生民和貧農楊振明變工鋤地時就說：「這村子，貸款不公，由人家把持，民主就是虛套子！要想由咱們，團結下人就行。」（今春貸款，地主趙國賢給趙黑小貸了一石五斗，而貧農徐占財、賈生民等只貸了二斗，赤貧農六十九歲的趙改保和七十二歲的孤老賈三弟老漢貸一顆不貸。）趙改保聽了說：「怕團結不下哩！」賈生民告他：「我們已團結下七八個人了，你想來也行。」趙改保很同意，說下次開會叫他。就這樣，經過團結下十二個人，經常在晚上偷偷開會，他們商議好，在羣衆會上提出要把剩下的一石多貸款，分給當下沒吃的趙改保等四五家赤貧戶，如果王開業等不讓，就去東秀莊找工作團。在羣衆會上提出這個貸款意見，得到大多數羣衆同意，王開業等只好說：「大家好好檢討，看合理不合理。」大多數羣衆齊說：「合理的！合理的！」這次鬥爭勝利了，他們很高興，繼續又把地主王還勝常在羣衆非法地要放的一隻羊收回來，分給赤貧賈三羊老漢和趙改成兩人換糧吃穿，又把惡霸富農賈宏如藏走的鬥爭果實（一張花被子）追出來，分給貧苦的孤老趙石如山，經過這些鬥爭的勝利，他們的信心提高了，相信只有僱貧農自己才能給自己解決問題，這時候，已經團結到二十幾個人了。

貧僱農力量更加強大 組織起「基本群衆會」

八月裏，羣衆聽說東秀莊人說，他們村大「幹部」、富農黨員王貴山被羣衆處理了。王開業故意撒謠言說：這是「清算運動」。羣衆怕不確實，就在鋤地時專門打發人到東秀莊探聽，知道確是事實，就暗地開會，商量「幹部」問題。他們知道王開業是黨員，根子深，不敢去，便先從次要的「幹部」趙國賢（地主，分隊長）、主任劉增光（中農）開始；羣衆向來對稅收工作團提出問題、劉得用公說，包庇地主，打罵羣衆等罪行。得到稅收工作團的支持，羣衆即將他兩人撤職，另選貧農賈富元當主任，貧農楊三留定當分隊長，初步掌握了刀把子。這時僱貧農民團結起來三十三人（其中有三個下中農），組成三個小組，叫做「基本羣衆會」，因爲有了刀把子，就把地主王福買志明把牛賣了。

勝利果實的鬥爭果實（三間好房），拿他的房都拆出來，同時清算了惡霸富農賈宏如歷年舊欠公糧八百斤及賴取的五石貸糧，讓他找保限一日交清，並在小組裏佈置監視地主們偷賣東西。十月初，發現地主三謀且偷著走一隻羊、一口豬，地主拉走六隻羊、二王午拉走三隻羊，殺了三隻，地主賈志明把牛賣了。

照告農民書辦事　扣起大惡霸王開業
審查成份整頓內部　齊心打爛村蓋子

他們就研究辦法，並派代表去找土改工作團，工作團沒人去，只告訴「要團結羣衆，監視地主個東西，必要時可以扣起來！」代表回村後又團結了十來個認爲是中農的人，並把六個地主扣起來。

這時惡霸王開業聽到消息，劉增光積極打聽，劉增光說：「革了我的幹部，革不了我（黨員的意思）！鬧起來，也是你們吃虧！」趙增光也撤了職的主任劉增光也說：「這回鬥爭是你們搞的，殺小羊，你們搞了！」這時大羊被殺了，趙國賢又說：「把他們搞起來，不拿他們扣起來，就怕有一家惡霸扣下，於是怕上面怪罪不是，要知道他們的黑。」於是派人到縣上寺王開業（黨員）：「王開業可以不可以扣？」工作團說：「共產黨員就有這些毛病，就是幹部也得扣下來，不扣不行！」這樣過了幾天，他們又派人去找工作團，但工作團還不能認羣衆歡心，不能扣！這些學習的賈生民、徐占了，但組織還不能告農民書，能認……

（又訊）麻地溝羣衆鬥倒四大天王後，立即封存了地主財物，已清算的財物依法等秋後分配。羣衆會所有的地主，都劃了財產，但因警惕地主偷賣，衆不敢高衣就沒有加以控制，大部分地主的財物都沒有查封，佃羣衆組織了追查，大家才把地主隱藏的東西找了出來。二十二日羣衆又把王開業扣起來，了，於是羣衆激憤，就開會討論了地主們的處理，提出……

糧食，做地財物，檢口的糧食，大家一致說：趙國賢二天一早，三十余個羣衆即分頭查封地主的財物，把東西搬在羣衆家保管，地主賈宏如和劉俊等逃跑了，還有地主王福財的東西，羣衆都在追查。地主家的人都安頓在村裏，叫他們上冬學，……

孤寡單身漢們的困難，羣衆也給解決了，……過去因爲沒有土地被迫給地主當長工的人，也回到了羣衆隊伍裏。……羣衆已經組織起了七個小組，以後門爭的步驟也都計劃好了。

農會召開大會時，各自分得地主的糧食、銀錢、牲口及……，農民們的困難，也解決了。中農……參加了貧農團，熱烈擁護。貧農（貧僱農）代表說：「給一石如山，咱們……」

查封地主財物防止搗鬼
幫孤寡單身漢解決困難

對，賈宏如霸佔趙國鳳的地，賈宏如要把他的一部份田地獻出來，大家一致說：「這不是真心交出來，可以扣王開業了！」馬上把王開業、劉增光扣起來。這時正遇上縣上區上召開農代會，代表們去開會，他們問：「會上討論些甚？咱們已把王開業扣起來了！」代表說：「沒有錯，會上就是叫咱們作主去鬧！」這樣，他們又根據區農代會的精神，整頓內部，審查成份，把可能是地主富農的王國鳳、王邦福等四人清洗出去，貧農賈九柱當地主路福，並打了他的小組長位，讓他拿出奪地主保險的東西，並訂下保約以後不得再犯。外來戶二大架和賈紅閒不清成份，暫時出會，富王不缺地，和地主惡霸有關係，貧農王玉柱拉

物嗎，兩人都不能入會。對其他有小毛病的人，也提出批評。內部整頓好以後，大家一致同意先搞村蓋子，鬥爭惡霸。首先向劉增光和他搞好關係鬥爭（上次雖然將他撤職，除撤職，但未賠出貪污的東西，羣衆低頭），令他賠出貪污東西，保證以後不做壞事，羣衆才讓他自由。對惡霸王開業，會進行四次大鬥爭，羣衆進行訴苦，因王開業搗亂搶掠的財物，一致同意交人民法庭處理，王開業在十一月十日人民法庭上，已經公審槍決。目前該村羣衆正準備打垮「四大天王」殘餘賈宏如、趙國賢後，即進行鬥爭地主。（李憲民、師平）

崞縣文殊莊工作團 半年節省千斤糧

【崞縣訊】文殊莊工作團同志，爲響應政府節約號召，按政府所規定的糧食標準，每天只吃兩頓飯，每人節省小米四兩。自六月到十月，共節省小米一千一百八十四斤多，節省馬草七百四十斤，現已將節約糧草全部交到六分區供給部。（小劉）

好了！」羣衆當下就擁護他：「那可做不得，都是貧僱農，一次事公道的！」一一次會上，大家擁護的活動，羣衆對賈說：「你再這樣對，但和我們不一心，就取消了他出席的資格。」單身漢成行改過了，僱貧農會聯合起來把他從外村請回來，大家給他們說：「老賈才回到貧僱農團，不要東西，……」（下略不清）

大牛堡民兵劉貴才 和地主女兒離婚

【崞縣訊】大牛堡村貧農民兵劉貴才，學習了「土地法大綱」和「告農民書」後，毅然和地主女人離婚，並決心和地主任金中的女兒任枝枝離婚。原來他家窮，娶不起老婆，被地主任金中用女兒拉攏，給他當了上門女婿，地主老婆說劉貴才不好，但因地主女兒任枝枝結婚，但在結婚時，地主又以同賈才說：「一般人家裏娶媳婦都要花錢，你就算是我的人了。」他在家裏受氣，被地主家當做長工使喚，劉貴才在全村貧僱農大會上提出要和地主斷絕關係，會上討論決定立即離婚，並作證。（吳國…）

對孤寡單身漢們的困難，大家從外村請來兩個醫生給他治病，給他們三萬元，……

地主程政中途行兇 被我押解民兵擊斃

……三日行至……，地主……，民兵……，民兵……，兵隨即……，改……

> 短評

東坡群衆自發鬥爭之教訓

關於五寨東坡羣衆自發鬥爭的報導，對今天轟轟烈烈開展着的普遍羣衆運動，提供了極其豐富而寶貴的經驗教訓。

東坡羣衆鬥爭之終獲勝利，乃是由於貧僱農之頑強鬥爭精神與堅強的領導。因鬥爭中僅以貧僱農爲核心，對危險的曲折，則是由於貧僱農組織力量尚未完全形成，農民與地主富農的界限還不甚清楚的緣故。這裏充分說明了這一真理：特別重視查階級訂成份，充分發動貧僱農，先使貧僱農形成力量，堅決貫徹以貧僱農爲骨幹團結中農的羣衆路線，是何等重要！

特別使人感動的是：這次東坡農民鬥爭的勝利，貧農婦女王綠女起了不小作用。她在那些逃荒頑強的「反攻」面前，她是何等勇敢而堅定！她的鬥爭氣魄，乃是僱貧階級勝利的自信心與貧僱農的革命品質的生動表現。這又一次教育我們：任何輕視或忽視婦女的錯誤觀點是如何要不得了，在土地改革中，認真的發動貧苦農婦（不論老少）參加鬥爭，是何等的重要啊！

再次：東秀莊工作團與東坡村僅數里地之遙，但統治村的階級異己、投革命份子、地主惡霸們，以爲……，又是那樣的可惡，東坡貧僱農找工作團時，他們也公然跑到東秀莊當……，有的一切情況，雖當工作團事先也…無任何活動，僞爲什麼又會無警惕了貧僱農連找二次，到沒有派人去看看呢？否則，楊福祥等的破壞活動，也不致發展到那樣的程度吧。東秀莊工作團作爲經驗教訓來檢討一下，是必要的吧。依靠羣衆的自覺運動，絕不是抽手旁觀或置之不理，給貧僱農撐腰，也絕不能單單靠一些鼓動的話（當然宣傳鼓動是很重要的）。關於自發運動問題，少奇同志曾教導我們說：「……只要我們在這種運動起來之後，不是擋之不理，而是及時派一些忠實而有能力的幹部去掌握其領導，並從羣衆中培養成批的領導份子，這種運動是不會有危險的。」東坡鬥爭獲得扭轉過來而掩護勝利，也說明了這一切。因此我在來回憶一下少奇同志的這一英明指示，對這一指示精神，是會體會的更親切而深刻的吧！

當然東坡羣衆自發鬥爭的經驗教訓不僅僅是上述幾點，而且這也只是我們的一點感想，不一定完全正確，供作研究之參考而已。

這個報導，對各地農民也有極大的啓發與教育作用，希望各級農會臨委會及土改工作同志，能很好的利用這些活生生的材料，進行宣傳，儘可能發動羣衆略妙討論一番。

晉南我軍殲敵三千七

擊潰北援運城蔣匪

運城圍城戰一週中我殲敵二千

（新華社晉冀魯豫廿六日電）晉南人民解放軍擊潰北援運城蔣匪，殲其三千七百餘人。本月十二日，蔣匪從西北戰場拚湊第一旅、第廿八旅、第八十一旅之二四七團、第八十四旅一個營及匪特警支隊總部共萬餘，由匪三十六師師長鍾松率領，在蔣機掩護下，從平陸渡河北犯，圖解運城之圍。十八日晚進至運城東南二十五里大郎廟一帶山地，陷入我軍重圍，急忙回竄。我英勇戰士不顧風寒襲擊，猛烈追擊，至廿一日晚，乃將敵全部擊潰。據初步統計，斃傷敵第一旅二團團長以下三千餘人，生俘敵第一旅三團三營營長陳道堂以下七百餘人，繳獲砲五門、輕重機槍四十四挺、步槍二百餘支、衝鋒機槍十六支、彈藥一萬六千發。

又訊：晉南解放軍某部，一月來加緊運城圍城戰，殲守敵二千餘人。上月下旬，圍守運城蔣匪獨編旅，匪衆向城外我軍陣地猛撲多次，迭遭擊潰。本月中旬，我乘勝掃蕩城外圍據點，一週間，計敵一、三、四、五、七、八、十等號七個堡壘，敵完全摧毀，匪所恃之防禦體系遂被粉碎，計共斃傷二千餘，俘百餘。

我奪取與堅守城東南角陣地

三天擊退敵十一次反撲

（新華社晉冀魯豫二十六日電）運城消息：晉南解放軍某部於上月九日至十一日運城圍城戰中，奪取與堅守城東南角陣地，擊退蔣匪十一次反撲，屹然不動，榮獲軍區首長嘉獎。該陣地步槍火力即可封鎖蔣匪咽喉火神廟，大砲可平射城內大部工事碉堡。上月九日，該部勇士英勇奪得此一陣地，蔣匪立即兇猛反撲，激戰持續三日。十一日下午一時，蔣匪最後一次集中全力作決死爭奪，匪來勢極猛，每分鐘發砲三十發至五十發，欲將此僅百餘公尺的陣地完全毀滅，我一排戰門前，即連續落彈二十九發，指揮所的電話綫時爲彈片擊斷，勇士們則準備好手榴彈，不動聲色，迎候惡戰，每當蔣匪步兵衝上來時，即予突然痛擊。硝烟把勇士們的臉薰得焦黑，我衛小五、衛白寶、姚永勝三勇士投擲手榴彈，把胳膊都擲腫了。我陣地前沿的第九連，在敵人五挺機槍的狂熾交叉火網中，堅持溝沿地堡，匪機槍外筒被打穿了兩個洞，勇士們就撕下衣布塞住再打。最後，蔣匪於死傷二百餘消耗砲彈近萬發後，終於狼狽縮入運城。

我軍攻勢蔓延千餘哩

蔣匪失敗已無法掩飾

（新華社陝北二十六日電）蔣介石匪軍在所有各戰場的敗北，已無人能爲之掩飾。美聯社南京二十四日電在論及蔣匪所大吹特吹的山東戰場時，指出：「山東省政府軍（指蔣匪）秋季戰役的『勝利』果實，在共產黨軍（按指人民解放軍）一再擊下，迅速地消失着，共產黨軍正在滲回六十天前他們撤出的地區。過去數週來的局勢，顯示共產黨現握有如同從前一樣多的地區。」法新社記者十一月二十三日自北平報導中國內戰局勢時，强調指出如下事實，即：自夏末以來，人民解放軍已勝利地將解放戰爭帶到了長江以北湖北、安徽等蔣佔省份，這就是說，不僅北方，而且華中也有了戰爭，作戰區北至吉林、長春，南至安徽一綫，西至延安，東達山東半島，蔓延千餘哩，遍佈大河南北廣大地區。而直搗蔣匪統治心臟的長江以北各省的解放戰爭，蔣匪雖命令其宣傳機關實行所謂「宣傳上的堅壁清野」，但其驚慌失措，當已不能掩飾。據合衆社上海二十五日電：蔣匪國防部次長劉斐在國民黨紀念週上宣稱：「黃河以南共軍（按指解放軍）的力量，已發展到具有威脅性的程度」。同日，該社記者自南京報導匪首蔣介石和劉斐均公開宣佈，此後數月之軍事重心將轉爲對付長江黃河間的人民解放軍。繼本月初蔣匪召開江蘇、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六省軍事會議以後，蔣匪國防部長白崇禧已於二十四日乘機赴九江，據合衆社稱，白將負責指揮所謂六省聯防作戰，其指揮部即設在九江，蔣匪行政院長張羣亦將赴上述各省巡視，以便使其行政措施配合作戰。但蔣匪致命弱點之一，即兵力不足，根本無法克服，如所週知，六省聯防作戰，「只能着重於所謂『訓練兵團』，以配合正規軍作戰」。

新疆少數民族反蔣鬥爭

擴展至吐魯番盆地

組成「革命土爾其斯坦游擊隊」

（新華社陝北二十六日電）據上海報紙消息披露：新疆少數民族武裝反蔣自治運動，已由該省西北部擴展至天山南麓吐魯番盆地，該地托克遜、吐魯番、鄯善三縣人民武裝騎步兵數千人，已統一組成「革命土爾其斯坦游擊隊」，團結當地人民，封鎖蔣匪糧源，進行反蔣鬥爭，提出將蔣匪軍撤出新疆，實行民族自治的口號。七月間，游擊隊曾大舉出擊，襲擊據點，擾公路，不斷獲勝，蔣匪新疆警備司令部爲之驚慌失措。七月六日，游擊隊武裝百餘人首攻鄯善之連木沁及洪塾二地蔣匪警察所，全繳匪警，繳獲馬匹槍支甚多。十日，六百餘武裝又分襲洋海及托克遜至庫勒公路上之川木什，在攻入洋海後，將匪倉存糧萬餘石全部分給貧民。十三日，千餘騎步武裝攜輕重機槍，手持白色「土爾其斯坦革命游擊隊」旗幟，在該隊首領阿不都熱滿直接指揮下，進攻蔣匪要塞勝金口，戰鬥歷四晝夜，游擊隊數度衝鋒，士氣高昂，予蔣匪以重大打擊，並將附近碉堡及公路橋樑完全破壞。與此同時，另一蔣匪據點七角台，亦遭該隊百餘武裝襲擊。游擊隊在大墓川擊中，獲得當地人民熱烈支援，戰地人員、供職蔣縣府者亦紛紛參加。現游擊隊正據守東西克可牙爾等地，壯大力量，繼續與蔣匪作戰。

配合我軍反攻主動出擊

桂人民武裝攻克武宣

（新華社陝北二十六日電）爲配合人民解放軍大反攻，廣西人民武裝近不斷主動出擊。據天津民國日報柳州消息：活躍於廣西東南部之人民武裝，於本月初一舉攻克黔江沿岸之武宣縣城（該城位於柳州東南約一百公里），該縣蔣匪縣長及縣府職員驚慌萬狀，於人民武裝進城前，紛紛狼狽逃命。武宣鄰近之貴縣、桂縣人民武裝亦甚活躍。（按貴縣與武宣縣上月間曾一度爲人民武裝所攻克。）

陝甘寧地武及游擊隊

大量殲敵收復重要據點

（新華社西北廿六日電）陝甘寧邊區地方武裝及游擊隊大量殲敵和收復重要據點。三邊分區地武於本月中旬，配合解放軍，追擊增援榆林潰敵之馬匪，生俘馬匪保安團正副團長以下官兵九百餘名，繳輕重機槍十八挺。南洛川游擊隊配合主力，於上月二十四日攻克洛川伯谷鎮，俘敵自衛團團長以下三百餘人。延屬分區游擊隊實行廣泛聯合作戰，安塞、延安縣游擊隊合作行動，使延安被困蔣匪恐慌不安，除加強構築城外軍事外，不准羣衆物資運入舊城。上月，並將該兩游擊區劃爲游擊區，該兩縣游擊隊會同志丹游擊隊掩護羣衆搶收秋田，肅清甘公路兩側佔區，從上月底至本月五日一週內，先後光復重要據點五個，內守之敵大部就殲。據延屬分區游擊武裝不完全統計，至本月七日半月內，俘敵二百二十四名，斃敵一百一十三名。關中東等地游擊隊亦經常襲擊敵人，俘頑偽保警人員，月來已有八十餘名。

甘心助美侵略大西北

蔣賊興築綫路

（新華社陝北二十四日電）美帝國主義爲便於侵略中國大西北所擬定之貫穿大西北綫路計劃，正由蔣匪當局積極興建中。該綫路係以隴海路天（水）蘭（州）段爲基幹，北循甘（肅）青（海）、青（海）新（疆）兩公路，南接成（都）天（水）路、川康路、滇緬路出海。據中央社十八日消息，全長一千二百二十一公里之青新公路已建成通車。成天鐵路之開建，原決定向法國銀團借款，現改向美國附庸加拿大政府貸款。其他川康段、滇康段之勘察工作，亦早已開始。蔣匪當局曾爲此組織各種考察團，美軍人員並直接參與勘察，自日本投降後，在華美軍當局即藉口尋找失蹤航空員，派遣調查團，攜帶武器及各種調查工具，連同美國新聞人員，深入西康羅羅區大涼山，進行路綫勘測和普遍地理調查，當時曾經各方證明，所謂美航空員失落羅羅區被奴役，完全爲一莫須有之虛構，但美軍當局依然堅持進行，直到最近該團「調查」任務完成後，南京美軍顧問團始於二十二日發表聲明，恬不知恥的宣佈以前美方所堅持的關於美航空員失落羅羅區之宣傳爲「誤傳」，「全非事實。」美帝國主義早在抗戰期間，即藉口尋找由印運華運輸機，派有戰略情報局局員二人，駐在西藏，後又進一步派遣所謂「親善訪問團」，赴西藏首府拉薩，謀與西藏建立所謂「親善關係」。最近，美國耶魯大學復設立西藏文化一科，此皆表示美帝國主義正處心積慮，侵略中國之大西北及西藏。

五寨東坡貧僱農堅持鬥爭

打垮反革命破壞陰謀

（接第一版）

那一窩子狗腿齊說：「管夠！」這幫地主、狗腿子及被惡霸利用的人都參加農會了。接着「檢討」楊三，說打死過楊二關柱的狗子，夠個惡霸。是李樹山倫搞五大綫的乘子和山藥說：「賊娃子」，當場狗腿楊牛兒高呼：「打倒惡霸！打倒賊娃子！」地主王樣小霸粉喊說：「追根到底！」好好說呀！就是著！」楊三說：「由你們說吧」，下其時楊靜山站起來問：「你們說話了」。這時是不是條件了？大家敢扭不敢扭：「你們說」，道是不一說不敢扭就扭起！」楊二關柱提上有人說：不敢扭就扭起！」這時原先發出：「只有貧農楊靜山的人，誰都不敢動門。楊靜山的婦女王綠女說：「這作鬥爭只有貧農會了！」楊二開會，她說：「你爲甚不參加？」「你不說就門！」 我不參加這會了！」楊二「這樣，這就是地主富農的……

（以下數行模糊）

家就把他扣起來了，關在山藥窖裏。這大寨！」如果把他放出來，他要一個個設選！」同時還暴發鬥爭楊靜山、楊靜山的人是「狗腿」「漢奸」，並用離間手段說只有王綠女一個可靠。工作團同志要看禁閉的人，楊有科們不讓去，工作團的同志還是堅持去看了。工作團要派到王綠女家，另外二柱說：「他家窮，在要甚沒甚」，我們地方吧。」工作團一定要去。在主綠女家了解到一些真象。於是就在晚上開會，是三井羊主席，工作團給羣衆說：「大家不要怕，有甚說甚！」楊喜厚說：「都叫來吧，黑夜參加會的地主富農都叫來吧！」「主席」三井羊也說：「咋晚扣人，大家提意見，看還有些什麼意見。」但誰也不作聲，工作團同志問：「誰主張扣人的？」誰也不承認。工作團同志再給羣衆壯膽後，羣衆說：「問二櫃柱吧！」楊二櫃柱無法逃避，就把「楊福祥」、楊靜山佈置的反革命「反攻」陰謀全盤說出，並說：「準備把扣楊喜厚和其他積極份子，完全要把新農會打垮！」

婦女王綠女等堅持鬥爭

揭穿地主富農的陰謀

村四貧農，就是楊三、李樹山、井羊）、楊全三人，「幫助」三個柱、王綠女和李三井羊。楊三、李樹山「工作團」主席，新農會正式成立後，主席在山上，在話劉非，楊三在「二十八日」，楊二監視不向羣衆……俯視楊三關柱……

成了村裏的地主惡霸楊福祥……治地局面……「這綠女……五、王……楊三井……人……有……不讓……「有三分」……他們……

（本段文字模糊，僅能辨讀片段）

楊三把來上，也說，「管有不……不接受，就要大發脾氣，上提出……

揭露反革命陰謀後

農民又團結起來鬥爭勝利

大家明白了真象，知道上了當，一致主張馬上把被扣的新農會主任楊旺旺和主席楊李樹山、楊三放出來，李樹山和楊旺旺全五相承認了錯誤。和山主張決定，當時不必追究，一致通過羣衆要楊福祥大家團結起來鬥爭。楊福祥所組織的反革命陰謀，爲此當天夜十一月二十九日上午，一去開會在村裏舉行了夜裏審問楊二櫃柱、楊福祥、楊靜山等，在會上楊福祥、楊二櫃柱和楊靜山等被正式公佈罪狀，縱容勾結會會給羣衆宣佈了楊福祥的陰謀，並向羣衆表示懺悔，要求爲功贖罪。門爭楊福祥、楊靜山、地主楊福祥七八村日會羣衆揭發、批判，衆開會組織，鬥爭楊福祥、地主富農的罪狀，供認罪狀，組織異常激憤，決定向附近各村宣傳，開農民大會，處辦楊福祥後，一致認爲：這就是反革命的鬥爭，對土地法大綱，反對毛主席的主張。對有的主張打死，一律要依法辦理。（未完）

法工潮瀰漫全國 罷工工人增至一百萬

（巴黎訊）法國工潮已瀰漫全國，罷工工人已猛增到一百萬左右，整個經濟已處於麻痺狀態中。南部各地鐵路工人完全罷工，巴黎的重要交通都已中斷，通至馬賽和里昂的鐵路淒涼的轉癱，所有乘客都被告以「一切交通都已中斷」，僅開往諾曼省的火車有四分之一開駛。公共汽車工人的罷工即將開始，公用事業亦在響應，紡織、糧食、藥材和化學工人、市政人員及一萬四千的教員紛紛舉行同情的罷工罷課。馬賽罷工人數增至十萬以上。法國各港口工人的罷工，定今日全部開始。波爾多的航空工業亦決定以行動要求增資。

意大利人民英勇自衛 警察血腥鎮壓企圖失敗

（各方訊）意大利人民反法西斯的英勇自衛，迫使全副武裝的警察處於「脆弱性的防禦」中（美聯社二十日電）。社會黨左翼領袖南尼二十二日在記者招待會上宣稱，可能號召全意總罷工，以抗議反對意大利工人的暴行。意總工會（按擁有七百萬會員及公務員）頃宣佈，與蒲格里亞省罷耕之二十萬農業工人團結一致。意南阿浦利亞省及北意羅維哥省已宣佈總罷工，羅馬及米蘭的電氣工人亦相繼罷工，米蘭的小學教師已決定罷教。以棒武裝起來的羅維哥省的罷工者，進入附近城鎮，說服一切工商業關門，巴利（阿浦里亞省首府）的工商業已陷於停頓狀態，糧食店僅在規定的時間開門。警察想用血腥手段鎮壓群衆的企圖，已一再的失敗，巴利農業工人二十一日曾伏擊兩卡車警察，擊斃軍官警士二十餘人。阿浦里亞罷工者封鎖通往城鎮的一切道路，該省很多城市已爲罷工者所孤立。西西里的卡爾塔尼塞塔有一千礦工及農業工人包圍警察局，企圖將局長處死，並痛打了警察。意共領袖托格里亞蒂在團結報中，把加斯貝利比作莫索里尼，並譴責他正在把意大利拖回到反動去。

意反法西斯運動席捲全境 表現民主力量日益強大

——馬可夫在眞理報評稱

（莫斯科訊）馬可夫在眞理報上評意大利反法西斯運動稱：像暴風雨般擴播意大利波河流域至西西里的人民運動，表現了意大利年青的民主主義日益增長的力量，對法西斯惡提的憤怒，表示目前意大利沒有一個人能對這樣挑撥的計謀默然忍受。馬可夫強調指出：假如意大利民主力量團結在有兩百萬以上黨員的共產黨周圍，假如意工人階級給法西斯挑釁者以堅決的反擊，意反動勢力就會非退卻不可。馬可夫繼抨擊意反動政府勾結美帝國主義，奴役意國計劃，力圖：一、意民主份子及勞動人民決不會讓他們自已作爲美國在意大利中的據點，其他國家不與西歐其他國家一樣，同樣依然有美英在意大利工人運動中所收買的走狗的陰謀，及其徒黨薩拉蓋特社會黨右翼的猛烈反抗，而終於建成了共產黨與社會黨的一致行動聯合陣線，工人階級對付反動派的行動。目前，意大利人民愛好自由的人民，大批示威來反對它們的派用實際行動抗議國家主權的政策，以美國貸款來復活法西斯主義的人們。共產黨與社會黨已成爲團結這些愛好和平的意大利人民的一切民主與愛國勢力的中心。」

劊子手舒曼繼任法總理

（巴黎訊）經過一週僞亂的奔波，法國反動派已抬出法國人民的新劊子手舒曼繼拉馬第爲法總理。一週來，勒諾、耶等一致。勒谷姆等一批販賣法蘭西民族的美國獨客都反爭想，派上台，但由於反動派內部的勾心鬥角，均告失敗。物價高漲，反共自信仰換取美援，反對人民的要求，共產黨及總工會中求投標，鋼議結果卻遭到二十七票的反對，而頹然回去。二十二日在罷工運動愈加高漲及法共和法國人民堅決主張成立民主政府的緊張局勢下，右翼動派即急轉而左，相公然勾結，共舉人民共和黨首腦財長舒曼組閣，企圖在此「最後機會」（法社會黨總書記語）中一舉撲滅他們在人民反抗怒潮中行將淹沒的政權。據法新社稱：二十二日下午，舒曼於議會中宣佈「與勃魯姆仍留閣全部」。舒曼根據假「第三力量」的反人民政綱，一方面威嚇地說：「用那些罷工的人去擾亂利用罷工的人」，另一方面又向美國主子哀鳴：「外援對法國是絕不可少的」。法共領袖杜克洛當場予以駁斥：「舒曼就是敵對工人大衆的政策化身」，「他的政策完全有利於美國及扶植資本主義的制度」。

聯大全體會議通過決議 打擊戰爭販子造謠破壞

（成功湖訊）聯大十五日全體會議上，通過了防範散佈損害各國友好關係的謠言消息的決議，這對於慣於散佈謠言誹謗的戰爭販子，是又一個打擊。此案由南斯拉夫提出，事前曾經社會人權文化委員會激烈討論，當時南代表曾尖銳批評美英反動報紙對東歐新民主國家所散佈的謠言與挑釁。印代表也力斥：「美帝的紙托辣斯危及全世界」。大多數小國的新聞自由，蘇代表則列舉事實，證明美國獨佔資本如何操縱報業，三家美國通訊社（美聯社、合衆社與國際新聞處）在一七四四家美國日報中，壟斷消息，而其餘的一千三百家報紙卻爲另外兩家美國通訊社所支配。在鐵證下，美代表被迫不得不承認有無數資本家的印刷品，散佈謠言，危害各國的正常關係。

日工人再度示威 抗議盟總拒絕增資

（東京訊）二十一日，日本三千工人再度示威，抗議盟總對其僱傭之日本工人支付「太低工資」。示威工人手持紅旗，並攜有各種牌子和旗幟，上書「不再爲盟軍工作」，「不停止要求增加工資的罷工」等口號。遊行隊伍成四路縱隊，經外交部門前時，高呼「我們要求每月三千元工資」，「要求發給每家五百元額外補助費」，外交館之許多日本書記和速記員均佇立於窗口，向示威群衆歡呼和致敬。據示威群衆稱：政府支持的平均工資爲一千八百元，但盟總只支付一千六百五十元之月薪。兩個月來，日本工人直接反對盟總之變相罷工正與日俱增，工人以裝病及其他怠工方法，來代替直接違背盟總的罷工。

羅士珍同志的眼淚

蕭風

女護士羅士珍，在本機關討論成份的會議上，一句一淚的報告了她的出身成份。她想起了九歲時媽媽死後的悽慘，想起了爸爸的慘死；想起用火柴箱子裝殮爸爸的屍體；這一切不堪回憶的苦難的遭遇，使她放聲大哭了。

到會的同志們灑下同情的眼淚，除去羅士珍的嗚咽聲，其他幾十個人沉靜得幾乎能聽到每個人的呼吸。

她是右玉城內人，九歲上就死了媽媽，爸爸當時當有的一間房也出賣了。大哥在朔縣學修理鐘錶，日寇進城後被殺死；二哥在日寇第一次攻右玉時，跟隨我八旅退出城外，只剩下五六十歲的老爸爸，房無一間，地無一壠。日寇佔領右玉，時常要伕修工事，輪到有錢人出伕時，就僱上她父親去作工，賺上一二斤莜麵，父女糊口。如果沒有人僱，那就只有討吃。一天她已經吃過飯了，想到二奶奶家去看一看，剛一進門，二奶奶就板起那張老臉說：「才做熟了飯，我們還不夠吃嗎，你就又來了！」羅士珍這次來不是討飯吃，但這幾句話卻像刀子扎心一樣，她掉轉頭就往出走，眼淚一滴緊跟一滴的滴下來。

因爲最後賣出「那僅有的一間房，羅士珍的父親就找到本城的一個叫十不全的和他朋鍋（合夥住）。羅士珍當時雖然已十四歲，由於自幼就得不到飽飯吃，所以發育得不到四尺高，黃皮肌瘦，像個八九歲的娃娃，爲了找個住處和吃飯，就給人家看孩子，因爲自己體小力薄，抱上一天孩子腰腿就疼，有一次無力，把孩子掉在地下，因手，那婆婆就狠狠地打了她一頓，平時孩子哭叫了而換一回，是常常使她吃不上那一碗飯，羅士珍的眼淚常往肚子裏流。

無情的木棒落在羅士珍的頭上了！一天，她正在哄着孩子玩耍，有人告訴她說：「你還不看看你爹去，他快死呀！」羅士珍放下孩子，兩步當一步走，恨不能一下飛到他爹跟前。到時他已經直挺挺的躺在那裏，停止最後的一口氣了。羅士珍一下子伏在她爹身上嚎啕痛哭。羅士珍現在想起她那時的痛苦說：「自己的爸爸了，都不能侍奉一天，女近在咫尺，但死時竟沒見到他心愛的女兒！」羅士珍狠狠的哭了一陣之後，曾想得孩子地跑呀，於是就去找本街的閭長。

老爺活着的時候，地主老財們因爲工時常找他，但死後卻有一個人去看看！羅士珍好半天才找到閭長，給人家流下磕了一個頭，要他給想法買一口棺材。閭長總是不管，最後還是老漢們有的東西：鍋、碗，幾件零碎傢俱賣了幾個錢，買了個大火柴箱子，求木匠給釘了釘，把爸爸的屍體裝殮後，羅士珍就更悽苦伶仃了。

就在這一年日寇投降，右玉城解放，羅士珍見到離家七年未見面的二哥，兄妹倆抱頭大哭一場。從此羅士珍就參加人民解放軍的醫院工作，找到了窮人自己的家和救命恩人——共產黨，跳出了舊社會的苦海。

打爛「村霸子」

杜天文

保德孫家溝的惡霸地主王貴昌，舊政權時當過村副、閭長，又是「哥老會」的頭目，舊勢力在村中一手遮天，男女老幼，無一不怕他家。人們給他起的綽號叫「村霸子」。

民國十九年時，他僱的外村的一個長工，年底快算工錢時，王貴昌和他叔父謀了一個詭計，說長工和他四嬸勾搭上了。長工害怕，就逃跑，不料正遇王貴昌走來，拿着一把鐵鍬，不防被王貴昌一鍬，鮮血直流，就傷重而死，王逆把屍首埋到枯井裏去了。

全孩的四爹出門討吃渡日，一天路過王貴昌的地邊，切了四苗穀穗，被王貴昌罰吊在大門上，打了個死去活來，逼着全孩，給王貴昌殺了兩口豬，四爹才算了事。

他家從祖上就是靠一座煤窯，剝削過活的，誰默他的一默子，裝，他就給窯欺了欠賬。除掉鞋扣人欠賬，對工人們便是欺負訛詐，鬼孩在窯上揹炭時，王逆說：「把我仕的窯子也被你們攪」要讓賠償，把鬼孩家中的鍋、盆、碗、碟、罐摔了個粉碎，最後還逼着賠了二十五元白洋。

民國二十五年王逆把自己的女兒嫁給關頭防共保衛隊的營長，於是在「抽丁」時就大發其財。一次抽下張鎖全的「丁」，張拿了十斤白麵二十斤豬肉，苦告哀求請給免「丁」，二次又變賣土地給王逆十五塊白洋，王逆收留下財錢還把人抽去，使張鎖全家弄得人財兩空。

王逆卑鄙無恥至極，害的洋梅大瘡滿村遊，如若誰家的女人被他看准時，非經過他手不行，連自己的親四媽也搞上了，彭來存的母親被他強姦後傳染了洋梅瘡，後又傳染給丈夫，倆口迄今不能參加勞動。

羣衆對王逆恨入骨髓，在鬥爭大會上，一齊起來，把這個「村霸子」打爛了。

棗樹和石窰

趙晉齡

興縣五區圪針峪自然村，位居黃河畔。沿河岸一片綠蔭蔭的棗樹林，過去都掌握在幾個地主手裏。棗林下的黃河岸上，有座石窰院。這座石窰院裏，又磨粉又開店，又賣菜又賣棗；南來北往的河路漢和船伕們，經常在這裏住宿。這座院子的「主人」，名叫高支銀，人稱「棗園王」，河岸綠蔭蔭那一大片棗林，差不多都是他的。

現在這座石窰院，水推圪塔倒，窰無人住：棗樹林也換了主人，再不屬於地主高支銀了。

不過這片棗林和石窰院，都曾有過一段傷心事。

貧農杜三多分到四顆棗樹，早幾年以前，他的媳婦下河岸揀了幾顆棗子，地主兒媳婦把他拉住，罵他個乾淨，反給摑下一顆棗子：「去，回去煮的吃去吧！」就這樣欺侮人。每年地主下棗時，要僱人打，「吃了飯不嚐棗，嚐了棗不吃飯」，別人誰撿一顆棗呢，一顆棗三記耳光！」窮人想買點棗倒還難着哩，棗主有規矩：「春買秋償上盤」。非除一上場，棗主就拍上口袋滿村跑場要。至今還有四五家貧農沒有打淨帳——現在把債準賬已勾消了。所以今年在收棗時，許多農民參上大路邊吃邊笑着說：「狗日們地主再來吧！咱吃針棗不是門個地主，咱們窮人那能吃棗？拿人家用把棗子還得看人家眉高眼低嗎？」

再說這座石窰院，當年作窰時，是龍頭溝石匠王支應和王補興兄弟倆的，一天支應拿上火藥到石山上炸石頭，誰知一大塊炸開的石頭飛在支應身上，立刻支應血肉橫飛，死在亂石林中。因爲臨與高支銀算是有鐵關係，最後兔強算有價材。王補興也是被三石塊打的，在家裏躺了兩個月，成了個半殘廢。但是高支銀呢？自從有了這座石窰院，就正好賺了多年。後來支應的老婆孩子跑來要錢，高支銀這個沒有人性的傢伙，竟給這個哭鬧的一頓痛罵後，便把她們滾掉了。

